

刘
师
亮
外
传

钟茂煊著



四川

5

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 师 亮 外 传

钟茂煊 著

责任编辑：孙伯鲁

封面设计：曹辉禄

照片翻拍：王长清

刘师亮外传

钟茂煊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 5 字数 129 千

1984年 8 月第一版

1984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140册

书号：11118·136

定价： 0.93 元



此像原載《师亮随刊》合订本

引子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①。

这是唐代诗人聂夷中的诗。此诗由于同情在封建统治下饱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农民，写出了农家的苦痛，反映了作者的善良愿望，因而受到后人的赞赏，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据《五代史》中记载：五代时，冯道为了劝说唐明宗李嗣源^②，应当爱惜农民的财力物力，关心农家疾苦，还专门援引过此诗。由此，可见作品的巨大生命力，不在辞藻的雕琢堆

^① 聂夷中《田家》历来有二种版本，一种版本前有“父耕原上田，子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收仓。”文中引文从中国科学院编印之《唐诗选》。

^② 冯道，五代时大臣，历事各姓，号长乐老。

砌，而在是否具有强烈感人的思想内容。由于史料缺乏，聂夷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却不太清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三十年代名噪蜀中的幽默大师刘师亮，在军阀混战时期，敢于鞭挞丑恶的现实，替人们多少说过一些话。他的一些谐联和趣事，至今还在民间零星地流传。但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大家仍不太清楚。解放前，有人说他是“怪物”，军阀们则斥之为“滥文人”、“反动文人”。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人们能够判断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作者根据刘师亮本人的作品和他的亲属、学生的回忆，写成了这本外传。“外传”者，既以别于正史，亦非子虚乌有的虚构之谓也。

本书写作过程中，深蒙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编辑部同志鼓励支持，又幸得刘师亮先生家属刘世忠同志和师亮先生的学生吕次公老先生热情提供材料，吕老先生还同周芷颖老先生冒着酷暑和我作了二次长谈，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外传》系文学性传记，我在写作过程中，力图再现书中主人公所生活的时代真象和社会、特别是四川的社会风貌。但限于思想、学

识水平和经历的短浅，很可能力不从心，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为了行文的方便，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书中除主人公及其子女、当时军政首脑、在四川声望素著的“五老七贤”用真名外，其余所涉及的人物，均只采与主人公有关的事迹，而将真名隐去，谨在此说明。

公元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内江
稗木镇还只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街道。小镇地处
成渝交通孔道，背靠沱江，是重要的水陆码头，
一年四季倒也不会冷落。沱江昼夜不息地奔
流，夏天涨水，还常常漫到小镇的石板路上。
时值清末，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历时
十几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遭到清政府的
残酷镇压，清王朝虽然实处风雨飘摇之中，表
面上却呈现出回光返照的暂时太平景象。稗木
镇的街西头，有一片小黄糕铺，掌柜的名叫刘
树丰，乳名大龙，排行老二，时年二十七岁，
是个老实的小买卖人。他的母亲钟氏，时年四

十五、六，在家纺绩做点针线，贴补一家生计。刘树丰的兄弟刘芹丰，乳名小龙，当时只十二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帮着哥哥烧烧火、端端黄糕。树丰娶过妻子，由于婆媳关系不好，他把妻子休（休：离婚）了，从钟家表兄那里抱了一个孩子过继刘家。孩子时方六岁，取名荣鹤。钟夫人和树丰娘儿俩生活虽不宽裕，却总希望芹丰能读书识字，多少有点出息，便送芹丰到镇外开私塾的吴先生那里就学。树丰生性孝友，每逢下雨路滑，还总求母亲守着摊子，亲自接送兄弟上学放学背去背回哩。

穷苦人家的孩子谁不盼能上学呢？芹丰象明代的王冕一样好学^①，早就溜到镇上富贵人家子弟就学的塾里听过几次讲书；如今母兄省吃俭用让自己就了学，学习自然勤奋。尽管这位吴先生肚儿里墨水不多，孩子也把他当成孔圣人，认认真真地跟着他读书练字。一年，两年，转瞬三年，吴先生虽然教孩子认些字、背些书，书里说些什么，孩子却一点也不明白。吴先生有三件法宝和三条规矩：一根马鞭子，一块竹板子，一个蒲团子；要你背的书，你一天

^① 王冕，明代学者，出身贫穷，为人放牛，抽放牛空隙到私塾听讲书，后成名。

背不得，跪蒲团子，第二天仍背不得，用马鞭子打你的手板子，第三天还背不得，学生自己脱了裤子匍在长板凳上由他用竹板子打尻登子，一直打得你叫苦连天、呼爹喊娘。吴先生是恪信“黄荆条子出好人”的。他的二十多个“高足”弟子，多是穷苦居民和农民的孩子，没吃过他的“笋子熬肉”的^①，只有芹丰一个。芹丰虽不懂书里说些什么，却总能按他的要求流畅地背出来。吴先生曾得意地向人家说：“我喂了一笼子的鸡，总有一只会叫；这只会叫的鸡，就是刘芹丰了！”

“这只会叫的鸡”，也有触犯老师的时候。一次，芹丰条声吆吆地背完“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曰：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②。”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向先生问道：“老师，什么叫‘衅钟’^③？为啥要‘衅钟’？”吴先生眼睛一愣，肚儿里一咕噜，认为孩子是有意跟自己捣蛋，不耐烦地喝道：“娃娃子！叫你读书，你东问西问干什么？”

① 笋子熬肉：指挨竹板或马鞭抽打。

② 见《孟子》。

③ 衅钟：杀牲口后，将血洒在钟上祭祀。

芹丰认为自己没有错，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老师，不懂的当然该问嘛！”

“什么，你敢顶撞我？有没有样子？给我跪下！”吴先生抓起他的宝贝马鞭子喝道。

“老师，我没有错。”他强项地说。

“什么，你还没错？把手伸出来！”受了得意门生的顶撞，吴先生更没好气。他走下搭得高高的讲席，挥动马鞭，气虎虎地说。

芹丰不肯认错，不肯伸手。吴先生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便叫几个蒙童把芹丰揪翻在板凳上，打了他十个屁股。

其它学生吃老师赏给的“笋子熬肉”，早已是家常便饭了，而芹丰这破天荒的一次，大大损伤了他的自尊。吴先生本爱芹丰，这次打他，只不过为了在其他蒙童面前保住自己的面子，要他认个错，也就算了。芹丰偏偏性犟，挨了打再也不肯上学。无论母兄怎样劝导，他也不肯认错，还说：“象这种读法，我自己也会。”母兄一则爱他，有些迁就，再则家计本不宽裕，他不读，家里还添个帮手，也就只好由他。于是，芹丰又在黄糕铺里打起杂来。

裨木镇的中街开了一爿穿心茶馆①。左 边

① 穿心茶馆：街两边都设茶座。

茶馆进口处，周年四季摆着一个算命摊子，一位姓王的先生，代人家缮写书信、呈文，占卜吉凶，推算流年，看手相面。王先生年近六旬，尽管诗词歌赋样样俱能，却因贫无立锥之地，连赶考资格也没捞上一个。封建时代文人落魄，既不会杀猪宰羊，又不能挑葱卖蒜，当局也根本不管你饥饱死活，是很容易变成“孔乙己”的。王先生混到快满花甲，依然是凄凄零零的孤家寡人。离茶馆不远，一个伸腰就碰头、宽约八平方米的黑洞洞的小阁楼，就是他晚上的栖身之所。真是：

投鼠何须，一身之外无长物；
伸腰宜慎，破屋当中有横梁。

芹丰虽在家里打杂，每天仍抽空读书。他听人说王先生有些学问，彼此距离又不太远，便常到摊上找王先生请教。王先生见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头顶生得挺尖，头顶当中还有一道浅浅的槽，活象古画上的傚人氏，心里觉得有趣；又见孩子聪明，所以，总是圆满地答复孩子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邀他一起吃饭。一天，他问芹丰以往读过些什么书后，兴致勃勃地

说：“我出个对子给你对，只要你能对上，我就让你正式拜门，尽心尽意地教你。”

芹丰自跟王先生在一起，就感到王先生比吴先生高明多了，他不但不用“三件宝贝”，而且给自己讲清了什么是“衅钟”，还讲明了孟子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王先生提出正式拜门，芹丰正是求之不得。

“但有一个条件，我们三天为限：三天之内你对起了这副对子，我收你作徒弟；三天对不起，刚才说的就算吹了。”王先生风趣地说。

芹丰答应了。王先生说：“裨木镇东下重庆，西上成都，这个穿心茶馆在场的当中。我将就这出个对子：‘两头是路穿心店’。……”

芹丰绞尽脑汁，一时对不上来。王先生深情地望着显得有些傻愣愣的孩子，启发他说：

“我这是个绝对，你只有从头和心的双关意义上着想，才能悟得出来。”

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过去了，芹丰左对右对，始终对不工稳。第三天晚上，他睡在床上，翻来复去地冥思苦想。哥哥树丰不知兄弟这几天因啥着了魔，老是不哼不哈，便从床上撑起身子，叫着他的小名问道：“小龙！你

在想些什么？”

芹丰望着在床上撑起身来的哥哥，破窗外是滚滚的沱江。他心里一亮，似乎豁然开朗，从床上翻爬起来，找上笔砚，摸黑写了起来。他心情激动，写完上床依然辗转反侧。哥哥跟侄儿却睡得正酣。天一亮，他直奔王先生的小阁楼，叫开门，向王先生纳头便拜。王先生感到惊异，他却颤巍巍地说道：“先生，你出的对子我对起了，如今该叫你老人家是老师了！”

王先生接过他递过来的纸，上面不工整地写着：

两头是路穿心店；
三面临江吊脚楼。

“我没料到你能对上这个绝对，对得好！对得好！头和面既是人身上的部位，此地又同表方位。穿心店、吊脚楼，也是借心和脚来点明店和楼所处的地势，对得好！对得好！”王先生赞叹毕，说道：“小龙是你的小名，芹丰是你的名。你既给我拜了门，我也该给你起一个字。你排行老三，就叫刘慎三吧！”从此，

王先生认真地教起刘慎三这个学生来。

为了慎三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王先生还让慎三跟他一起吃住。慎三除学习外，帮老师摆摊、收摊、洗衣、做饭，十分勤谨。师徒俩越来越亲昵。镇上的恶少年却把这当成笑料，他们说：“黄糕娃跟上算命子，抱鸡婆跟上鸭子学，反正飞不起来！”

穷苦读书人手边的书少得可怜，王先生只有一些“杂二骨董”的书籍，将就慎三原有的《四书》讲完，只好讲那些杂二骨董的书籍。他也教写呈文、书信和诗词，却不给孩子讲算命、看相，说那是自己出于无奈用来骗饭的东西。慎三非常聪明，一年时间就读完了他手边所有的书籍，写起呈文，就象刀笔老手^①。钟夫人和树丰见师徒俩相处融洽，王先生又常向他们夸赞慎三的学业精进，心里自然欢喜。

第二年正月十六，慎三满十六岁。他妈为了感激王先生，趁慎三的生日，做了四菜一汤，盛在一个竹篮里，叫慎三在中午时给王先生送上茶铺。慎三还特意加上一碟泡菜，给先生酒后解腻，手挽竹篮，走出家门。

^① 刀笔：这里指代人写打官司的诉状。

从西街到中街，不过三、四百米，慎三路熟，闭着眼能说出这段距离嵌了多少石板。天冷，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旧棉马褂，脚蹬一双抱鸡婆破棉鞋，谨慎小心地手挽竹篮走着，生怕汤浪了出来。街上四五个十五、六岁的衣着华丽的少年，正聚在一起玩贺年鞭炮，放得噼噼啪啪。街很窄，他必须从他们中间插过。其中的两个，他认得是西街口开杂货店的李老板家的一对孪生宝贝。他小心地闪让着。一个少年点燃鞭炮，捂住双耳猛地向后一退，正撞在慎三身上。慎三护着提篮，向旁急闪。汤，还是浪了出来。那少年只顾玩炮，冷不防被慎三一绊，跌了个仰面朝天。他爬起身来，一把抓住慎三的马褂：“狗杂种！敢整老子！？”慎三还没来得及分辩，几个少年一窝蜂围了上来。

“小算命子，敢跟我们捣蛋！你黄糕屎屙完没有！”孪生兄弟中的一个骂道。

“我在让你们，是你们碰了我。”他答。

“什么，我们碰你？你没眼睛？亏你野老子还吹什么摩骨神相。你会摩，来摩老子的这个东西！”孪生兄弟中的另一个，手指下身，嘻皮笑脸地说。

慎三一心惦记着送给老师的菜和汤，不愿跟他们纠缠，车转身，提着篮儿就走。

“怎么，要溜？给老子弄清楚！”跌跤的那个抓住他露在瓜皮帽外的辫子，用力往后一带。慎三一个踉跄，菜泼翻了一些，汤泼倒一地。他心里冒火，自己的头皮被扯得筋痛事小，千不该，万不该，泼翻了母兄殷勤敬给先生的汤和菜。穷苦人，这些东西来之不易呵！他用力把头一挣，辫子从那人手里嗖地滑脱出来，放下竹篮，顺势一头向那人冲将过去。那人冷不防，被他撞中胸膛，手脚长伸来了一个仰翻叉。

“呵！小算命子黄糕娃敢打人，来，打！”几个少年咆哮着，一齐扑了上来，拳脚雨点似地在慎三身上落了下来。他反击着、躲闪着、撑持着、挣扎着，终于倒在地上呻吟。等到人们把打手们驱散，他早已鼻青脸肿、口角流血。菜，撒了一地；碗，全被砸滥；篮子也被踩扁，旧瓜皮帽被打得无影无踪，破棉马褂被撕成襟襟绉绉。他呆坐地上，面对被撒落的五零四散的泡萝卜，想到自己无缘无故遭受的这场侮辱和欺凌，忍不住掉下泪来。

王老师赶来了，母亲和哥哥赶来了，看见